

# 汉字分类及认知之研究与对外教学应用

林季苗 LIN Chi-Miao<sup>1</sup>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 Université LYON III, Lyon, France

提要：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成年学生，是如何在学习中文时对汉字进行接受分析，进而记忆应用的？藉由对汉字分类的研究，我们希望深入理解上述问题并从而应用到教学上。汉字分类学中，“六书说”是学界里众人皆知的。但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字也经历许多变革，六书这套经典的分类说已与现代汉字不合时宜。我当前任务应以现代汉字为基准，从教学角度探讨汉字分类。找出最适宜的分类；并以此比对结合学习者在学习汉字时的识字行为、习得过程研究，以达到将研究结果有效利用到教学法的目的。其中藉由成人脑在外语习得中的研究，能够进而探讨相对应的教学方法。首要目的在充分理解外国学生学习中文时的脑部认知反应，辨认，记忆法等；以期帮助外国学生以有结构的教学法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关键词：认知学、分类学、说文学、汉字分类、对外汉语教学

## 一. 认知学、分类学与汉字习得

为什么我们要将“汉字分类”及“汉字习得”做联结？学习拼音语言文字时，我们只需要依照文字发音与拼法学习书写。面对汉语文字学习，特别是成年人的汉字学习，从实际教学经验可以察觉，由于汉语不是字母文字的特殊性，外国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特别需要一些用以理解文字形、音、义关联的技巧来记忆汉字字形。把汉字分类研究引入教学中，可以减轻汉字学习时对记忆的负担，进而增加学习效率。以下是几项可以解释为什么引用汉字分类学到汉字习得里的认知学习理论。

### (一) 联想、记忆与汉字分类

在英国兴起的联想主义可以解释人类思维和汉字构成的关系。中国人的祖先利用联想的能力创造了首批汉字甲骨文，可以说：汉字源起时原本即是富含想像力的图画文字；这一可贵的特性不用在教学里，岂不枉费了汉字最初时以图形表意的本质？古希腊哲学家Aristotle就曾强调过联想在记忆中的重要，我们记忆的东西和联想构成的关系越紧密，记忆就显得越有效率。此论说明着不论在汉字母语学习或汉字外语学习中，学习“人”字时，大脑里就出现一个人侧面行走状的原因；这正是因为我们这项能力来记忆“人”字的字形。

记忆当中又分为短期记忆、长期记忆。在汉字习得里，我们发现对联想能力的需求在短期记忆时期比对长期记忆时期来得重要得多。以“大”字来说，对一汉语初学者而言，它代表着一个人张开着手臂，“大的意思”。但对大多数汉语中级以上的学生来说，这个字已转化为单一符号，“一个人张开着手臂”的具体形象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从联想的角度来看汉字构成，可以发现汉字构成当中使用的有“对具体事物的联想、对抽象事物的联想、使用多种抽象或具体事物以进行穿插联想”等构字方法。很可惜的是，不是所

<sup>1</sup> 特别感谢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 教授对撰写本文的指导。

有汉字都能根据这个特性分析；但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分析构成的方法对汉字进行分类，以期达到有效记忆汉字的作用。

## (二)归纳学习法、演绎学习法与汉字分类

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习字到了一个阶段，就会具备猜测一个不认识字的音及义的能力。这是因为人类具有归纳、推演、分类所接受讯息的能力。对一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利用汉字表形的功能猜意，利用其含的声旁猜音”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了。把这个现象引用到教学里，让学生自然而然地，介由学习过程在脑中以汉字特性建立一个汉字构型系统。如此一来，可以使学生在新的汉字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新字进行音义的整体归纳、字形本身的演绎分析从而推展到将其分类。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有系统的整理记忆学习的汉字，使汉字的形音义关系变得紧密，帮助减轻记忆力的负担。

## (三)行为主义和汉字学习

行为主义(behaviorism)强调的“刺激-反应”学习模式，只重视外在环境的刺激。这一学说考虑学习者内在的心里运作或思维，所以不算在认知学习论里。用在汉字学习里，这一学理强调的不外乎是提高所学字的曝光率、重复抄写该字或念诵其音使其刻印于脑中。传统的“词本位”教学法用的即是这一方法。它的缺点在于，大量消耗学生的记忆力，且是不明道理的“死记”汉字。在今日来说，这个教学法尚可用在教授无法解析的汉字身上；但如果教师从头到尾，不论汉字构造、不管其偏旁形意关系是否相符，一律以行为主义教学法授课的话，我们可说这着实是不科学且落后的作法。下面试看几项不同于行为主义这一消极学理的其他认知理论用在汉字习得的贡献。

## (四) J.S Bruner的发现学习论

和行为主义不同的是，Bruner 的发现学习论(discovery learning theory)讲究学习者的主动探索与发现能力。这项学理强调“教师的工作是教导学生如何思维”。用在汉字学习里，我们可以说，汉语教师的工作不应当是一个个的解释所有应学的汉字；相反的，一个称职的汉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在最短时间内建立对汉字构型系统的认识。进一步的，让学生在接触一个新的汉字时能有自主分析，并吸收、记忆该字的能力。

## (五)D.P Ausubel的意义学习论

所谓“意义学习论”(meaningful learning)，是指“有意义的学习”，是在学生已有的知识上，授予学习新的知识。此说正是传统教学法的全新突破；不再着重硬式记忆，而是强调学习的知识本身所带的意义。据此，学生自己本身的经验及已有的学习能力，就显得很重要。以汉字学习来看，学习“休”字时，必须知道该字的构成中有“人”及“木”两偏旁及其意义、作用，就是学生应具备有的知识。在这个知识基础上学习此汉字，才显得有意义且事半功倍。

## (六) 讯息处理学习论

这一新兴的学理“讯息处理学习论”(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 of learning)，强调的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如何经由“感觉、注意、辨认、转换进而记忆”的学习心里活动。例如学生面对一汉字时，脑部所运用的、对此汉字的资讯进行处理的能力。这一理论提到了两种模式：如初学汉字者以汉字当中的每个笔画、部件或偏旁去理解记忆一个字，是为由“下而上处理模式”(bottom-up processing)；反之，对大多数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而言，使用的就是以整体字形或该字在句中的作用来辨认了解该字的字义，是为由“上而下处理模式”(top-down processing)。套用此论，笔者认为，对汉字初学者而言，“字本位”教学法是毋庸置疑的唯一适用教学法。等到学生在脑中建立了基本的汉字构成概念，我们或可穿插“词本位”教学法教授新词。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建立对汉语“字-词-句”的线性概念，进而训练“分析然后理解”的阅读能力。这就超出了我们在此讨论的汉字的习得问题了。

## (七)“视觉优势”、“听觉优势”和汉字分类教学

以视觉为优势的学生，因具备着视觉敏锐优势，所以对“汉字字形的构成部件、构成部件在汉字中的书写位置、形旁所表的意”这样的元素特别敏感。在教学时，我们可着重加强这类学生对汉字“笔画、字形、构件及其意义”的学习。这样的条件下，越早建立此类学习者对

汉字“形-义”基本类型的概念，学习者将能越早有效率的学习汉字。反之，对听觉优势的学生来说，事先接触字音，吸收字音，以字音为教学出发点，会是较合适的学习法。但汉字分类的应用，也能相对地对此类学生有所帮助。这正是因为具有听觉优势背景的学生，对汉字构成的敏锐度较低、较被动；教师若能在适当时机引用汉字类型作为习字基础，对听觉优势的学生来说，即是一经教师主动提供的学习线索。因为再怎么讲，汉字毕竟不逃以形表意为基础的事实，即使是强烈以听觉为学习优势的学生总是无法跳脱字形及字义的学习过程。

简要归纳以上所论，相信汉字分类对汉字习得所能给予的助力，就不明而喻了。

## 二. 汉字分类学

汉字分类学在学界里绝对不新鲜：许慎等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提出了众人皆知的“六书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似乎大体上回答了人们对汉字分类的疑问。直到近代，可以说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带来的影响？二十世纪说文学充满了革命的精神。许慎的六书说开始被直接指为不合时宜。各文字学家们在此时才开始勇于打破旧说，尝试为汉字重新整理出它的分类学说。唐兰带头指责正统六书不贴切的地方，并提出了新的汉字分类标准，是为“三书说”。虽然唐兰开了先例，但其三书说并没有彻底解决汉字分类问题；汉字分类学于是以“重新研究说文学”为起始点，引起了各家不同观点、立场的研究，在二十世纪时成为中国文字学的主要话题。

### (一) 正统六书说的不合时宜

六书说的不适用性是公认的。传统六书不再合用的理由首先是因为，当中六书的定义模糊且难以使用。例如经典六书当中，“转注者也，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老考是也。假借者也，本无其声，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定义虽然看似清楚，一旦应用起来就会发现其实这两类汉字的归类必须透过汉字个体发展史来取得。使用起来既不方便，更别提在教学上的应用价值了。举个例子来说，在教授“老、考”两字时，对学生解释其为“转注字”，“因为考字被创造出来用以回应老字的新发音，所以是为转注字...”。象这一类文字史的理论分析，因为和文字本身形、义构成没有直接关联，用在对外汉语学习里，除了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字历史来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直接对文字构成本身习得的教学意义。

许慎的说文中还有很大的一个缺憾，是无法含括所有汉字在其中。“他”，“做”即是两个未被归类的字。还有一部分文字的分类值得重新探讨；例如“就”字，被许慎归于会意字，被段玉裁归为假借。但我们若只从文字表面形义构造来看，此字由“京”及“尤”两偏旁组成，这两个偏旁的意义与全字的意义没有关联；却在结合这两偏旁发音时与“就”字出现发音相似这一点，会刚好只是个巧合吗？如此一来，“就”字还能名正言顺的被归为会意或假借字吗？再者，许多汉字同属两个类别。以“睡”字来看，许慎说了，“从目垂”，指为会的会意。段玉裁明确将它指为“会意包形声”。从分类学的角度看，这样同属会意及形声两类的文字应该如何处理？用在教学之中，又应该如何应用呢？还不能忘的是汉字简化对文字分类的影响。原本是形声字的“雞”，在简化后变成了不知归为何类的字。

由从以上几点我们可知，汉字分类的重新探讨有绝对的必要性的。

### (二) 引用到教学法的汉字分类学应有不同于语言学的研究态度

不同于传统文字学家，我们的研究是以教学的角度讨论汉字分类问题；在探讨汉字分类时，和教学的因果连接是不容忽略的。好比“江”字，从文字本身的起源看来，如许慎所归，是一形声字。可其字体本身却是由“水”及“工”组成的，何其怪异！任何一个初学汉语的外国学生都会知道“工”字的发音与“江”字是没有直接关联的。那么教授此字时说明它的形声字性质除了能理解它的历史来源外，又有多大意义呢？所以“江”字应该被重新分类才是；那么汉字分类学应当是值得经历一场革命的。

### (三)新说文学议论的共通及争执点

在此罗列所有主题内学说(见附录一:汉字分类学各家学说一览表),从而进行整理比较;首先查证它们从语言学角度分析的分类结果精确与否,再者以教学的角度讨论其新兴汉字分类学与汉语对外教学的适用性。

#### 象意字

二十一世纪新兴说文学里有一特点:把“象形,指事”合并为为一类,称为“象意字”。甚至还有直接把“象形,指事,会意”三大类文字并在一起的(见唐兰、陈梦家、裘锡圭等的三书)。事实上,许慎的象形、指事的却可以以象意字来包含。毕竟象形、指事都是用来表示事物形象的文字,并之为一类并无不当。但是若把会意字也合并在一起,那会意字本身“非独体为合体,且是由若干偏旁构成字”的特性就被忽略了。笔者认为把此类修改成“独体表意字”应为较合适作法。据此,传统会意字就能以“合体会意字”来与“独体表意字”作区别。

#### 去转注

我们可以观察到,新兴汉字分类学说中大多已把转注排除在外。不外是因为许慎的转注字定义模糊不明,使用起来不便。再者用在文字分类的辨识上,归类某字为转注字,得需要对该字历史来源做一番了解追溯;对一般学生来说,可以说转注字功能在学习里没有对记忆汉字本身许多实质的帮助。因此转注字就被淘汰在汉字类型之外了。

#### 假借的存留问题

假借到底是不是汉字结构类型之一?从二十世纪初起,这个问题被现代文字学家们反复讨论。其实假借字的产生是一种很自然的文字生成现象,它能适时回应用字的需求,还同时具有避免新字无限增加的节约功能。借此类字的形、音来表一个意义与原字没有相关或有间接的相关的意向,它表的常常是汉语里的虚词(如:而),或是一抽象的概念(如:也)。正因为抽象的概念及意向没有图形做直接连接,在造字过程中便自然而然地,使用“借用同音字来表其意”的方法;因此假借字应属汉字类型中不可少的一类。但以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字算是最值得探讨教学方法的,因为假借字表的经常是字形与字意不符的意念。下一段落我将探讨此类文字的教学原则。

#### 命名的问题

汉字分类学里,各家用词的选择不尽相同。究竟该说“象形”还是“象事”?该说“形声”还是“义声”?每个说文学派都有其不一样的见解,藉介由对用字命名的探讨,可以帮助对各类汉字类型定义的精确度理解。

#### 次第问题

说文学流探讨里,同样很热门的话题,是六书当中的起源顺序问题。坚持象形先于指事或反之的人有各自坚持的道理;但在我们教学的范畴里,讨论次第的问题,其实只有讨论“独体字”或“合体字”,“哪种应该先教授?”这个问题显得有意义。一般建议以独体字教授为先,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学习的习得过程是由浅入深的讯息接受。

#### 新创汉字类别

说文研究热潮中,被新创的类别大约有下列几种。

##### 1. 复体字:形声兼会意字、含声符假借字

创立复体字,用以回应一字兼有两种以上功能的特性。如:形声兼会意(洲,酒,娶)。还有许多假借字创始之初其实就具有声符的;例如“很”字根据许慎,表的是“不听从”的意思,现已没有人使用此义了。还可以看得到的是它的右半声符还在。这类假借字用在教学里,不能忘的正是借助它们的声符教授声旁。(见下节“字族分类、教学与形声字的应用”)

## 2. 记号字

记号字可以说是重新立意后的指事字。原本的指事字即是代表着一些抽象概念的符号，如许慎指的“上、下”两字；只是在二十世纪说文学中以广义的记号字来涵括一些单纯记号，亦含不表意义的字。如：五、六、七、八、义等。广泛来说，这类字可被纳在表意字的范畴里，因为即使这些记号字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没有直接关联，这类字仍然是以形表示某种意义为要。因此所谓的记号字是可以被包含在表意字内的。

## 3. 变体字

用增减笔画或改变方向的方法来创字。如：片、甩。笔者认为，此类字也可被归为表意字。因变体的目的其实仍在于表达一个意向，像“片”字，虽然字的来源的却是取“木”字剖半而成；但探究此字功能，它仍是被作为表示“片状物”的意思。何不就简单将它们纳入独体表意字内？

### (四)双曲线树图示现代汉字应有的类别

现代汉字的分类问题长久以来一直被讨论着，许多寻求解决汉字新分类的“新六书”或“某某书”也因而相继被提出。但究竟哪种分类最为贴切、最适用于汉字教学里，却一直没有定论。综合现有汉字构造学及比较归纳的结果，我认为现代汉字类型应至少含以下几类：独体表意字、合体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形声兼会意字。

笔者以上述类别为标准把在法国订立的基本必学四百字(SMIC)<sup>2</sup>做了分类，并以双曲线树图(Hyperbolic Tree)图示(见附录二)。其中“表意字”包含的是独体的、有表事物意涵的字，与合体的“合意字”做区别。笔者将“会意”改为“合意”的目的在于强调传统会意字的合体特性。新立四百字中的“哥”及“就”为“合声字”，主旨在尝试为汉字的表音特性正规化。是否今日我们仍能斩钉截铁地道：“汉字的性质是以形表意”？此类问题就由“就”这类的汉字(“京”、“尤”合音字)间接地说明汉字的性质不是单纯地表意，部分汉字亦拥有借形表音的功能。双曲线树图中一部分归为问号的汉字则尚待更深入的研究来解决无法被分类的问题。在此“双曲线树图”提供的是一个将汉字分类形象化的方法，帮助我们将分类的概念具体展现。

## 三. 汉字分类在汉字习得过程中的应用

长久以来，汉字研究在国学领域的研究中一直是以纯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时值今日，用在汉语教学里，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只以语言学的角度讨论汉字类型，更正确的做法是大胆以教学的角度重新为汉字分类。此举作用在于提供汉字形义关系吻合的一种分类法，然后才能将其顺利应用到教学里。接下来提出几项以汉字分类为着眼点的教学探讨。

### (一)假借字的教学

教授此类文字时，教师可带领学生发挥想像力、主动揣摩字形表的意义。

首先以“而”字为例。“而”字原是胡须的意思，后来“而”字的胡须意完全消失，被假借为汉语里的连词使用，成为一虚词。教师可利用“而”字字形引导学生做图形联想，或是利用图画让学生发挥想象力。让学生主动思考、找出该字对学习本身所代表的图像。学生甲或许觉得它象“一张四只脚的桌子”，学生乙或许觉得它象把梳子；然后教师藉机说明“而”形其实原为胡须，发音为 er 第二声，做为连词“而且”使用。这样引导学生思考的目的是，所有该学的内容不是经由传统“教师主动口述、学生笔记”来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过了主动寻求答案的脑力激荡；换句话说，便是采用了Ausubel的意义学习论，使

<sup>2</sup> SMIC : *Seuil Minimum Indispensable de Caractères*. 1985 由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 在法国创立的基本汉字表,包含在法国学习汉语的中学生毕业时应当认识的四百个汉字。

得学生对“而”字意义化。即使对甲学生来说，“而”字是张桌子，与字义不合又有何不可？只要该字字形因此对学习者产生意义，达到记忆的目的，学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一半。至于此类文字的音、义习得问题，就只能以行为主义教学法，藉由反复练习、增加资讯曝光频率对学习者刺激来达到吸收的目的。

再以“也”字做例子。许慎说“也”字原为女性生殖器，原为象形字，今做假借字，当副词用；若教师主动在课堂中讲授“也”字原为原女性生殖器之意，可以帮助学生记忆该字的形象。至于字意(我“也”是)及字形(也)的关系就同样地，只能靠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来强调做记忆了。在白乐桑老师的教材里<sup>3</sup>，“也”字形为一条蛇。此说可同时被引为学习“地”字用，试看“地”字，不正等于“土”字加上“也”字，能被联想为“蛇在的地上”之意吗？只要我们适度带入联想力，让学生记忆汉字的困难度降低；接下来讨论“也”字在文字史里究竟为何，就不是教学研究的首要重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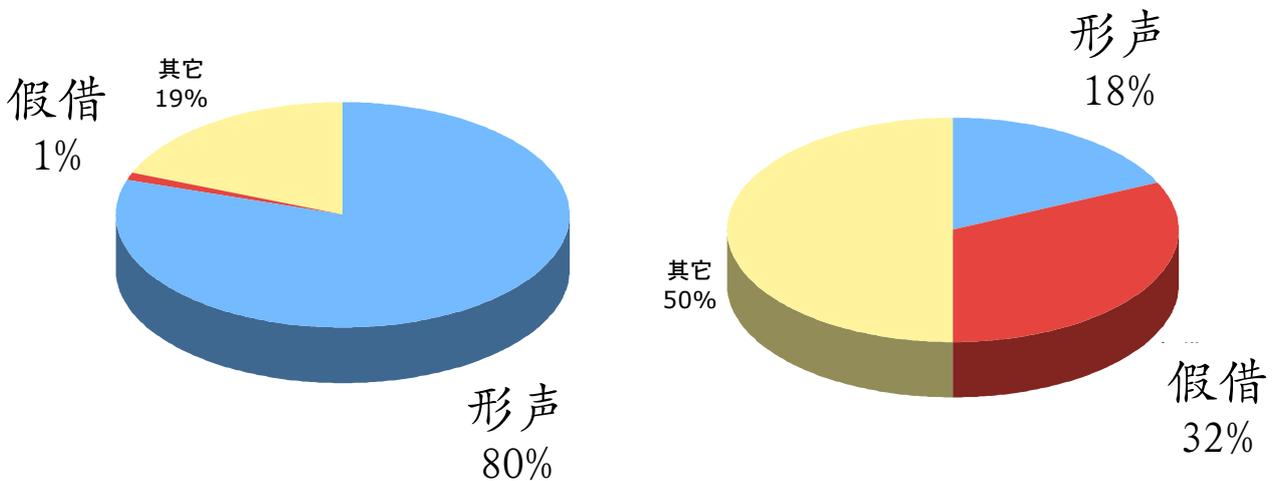
## (二)形声字占汉字分类中绝大多数？

很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形声字”。百分比的算法因人而异，大约都说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五之间。这样的比重算是非常高的：“十个汉字里有至少八个是形声字！”以这个结论来看，汉字的教学就应该特别着重在形声字的教学上，这样做应该就能学得有效率？事实却很明显的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若以传统六书为分类标准，将上述的四百字做分类，结果发现四百字中，以假借字占最大多数。(见图一如下)但假借字却只占说文当中九千多个汉字的约百分之一，这九千多个字中的却是形声字居多。这个现象再次说明了，在我领域中强调以教学角度作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教授九千多个汉字。上述的四百字分类正好突现出形声字之外其他类型字体的重要性亦不容小俞。相对地，教学方法也得跟着变通才是。

许慎说文解字中形声字及假借字比例图

基本四百字(SMIC)中形声字及假借字比例图



(图一) “说文解字”及“基本四百字(SMIC)”的形声字及假借字比例对照

<sup>3</sup> “Méthode d’Initiation à la Langue et à l’Ecriture chinoise”，中文译名为“汉语语言文字启蒙”，作者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是一九八九年在法国出版的第一本以字本位教学为重的中文教材。

提到此，我们得说说其他几种与汉字教学同样息息相关的、不同的，汉字分类准则和教学的影响。

### (三)字族分类、教学与形声字的应用

大多数的学生初学汉字时，很快的就会需要学习“很”字。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当大多数教师对学生解释“很”字的“右半偏旁是声符”时，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说法是否真对学习“很”字有帮助？姑且不论“很”字的右半边连很多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都不认识。而且右半边这符号当它单独时，在现代汉语里根本用不到。唯有把“很、跟、恨”等同一字族的字同时教学，才能使这些字的右半边字符的声符性质突现出来。在汉语里着类字不胜数，“福、富、幅”的声符也是相同的情况。

### (四)独体字及合体字

在汉语教学里，“选择什么字教？”，“从什么字开始教？”，“怎么教？”，在在都是学间。关于从什么字开始教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汉字教学顺序应以“独体字为首，渐进地带出合体字”。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可以同时建立对汉字的结构概念。“由简入繁”的好处是学生不会在初学阶段就对汉字却步。以“人”字作为第一个学习的汉字，跟以“你”作为第一个学习的汉字来比较，何者较易马上吸收，相信是毋庸置疑的问题。

### (五)主动字及被动字

汉字外语教学里可将汉字分为“主动字”及“被动字”。所谓“主动字”指的是“学生必须会认又会写的字”，“被动字”指的则是“学生必须会认却不一定写的字”。教师若能清楚地立定以此为基准的教学目的来进行教学，学生在习字过程里便可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精力浪费，学得也轻松。特别是电脑资讯发达的今日，人类大多数的时间里，不再利用纸笔书写，而是利用电脑打字。电脑打字所需的技能只是“对汉语拼音认知的精确度”及“知道辨认然后选择许多同音字里所需字的能力”。如此一来，对汉字的视觉辨识能力便成为首要的教学目的。相对的，教学法当然应该跟着配合才是。

## 结语

不同的学习阶段应有不同的汉字教学法。对初学汉字的学生，教学重点应较注重字体本身形、音、义结构的三角关系；并鼓励学生做文字形、义、音推想，从而掌握字体意义。汉字分类的重新探讨即是有利于使用在对汉字分析，了解如何带领学习者掌握汉字以形表义甚至表音的特性。对于中级以上的学生来说，对汉字的接受经常会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接近：逐渐对汉字的认知转变为记号的概念。此时，教学重点则应推向词与句的关系。

孔子在几千年前便说过了“因材施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尚有一些无法背弃传统教学观念的教师。执著于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使得多数汉语学习者面临学习瓶颈时，中途放弃。今日的教学活动应推翻传统刻板讲授的方法，以探索学生学习性向为首要工作，然后回应学生性向、引导学生灵活思考，找出有别于字母文字的汉字逻辑。才能将汉字学得有意思、学得有效率。

(附录一) 汉字分类学各家学说一览表

	代表人	
传统六书	许慎	指事, 象形, 会意, 形声, 转注, 假借
新六书	李璣	笔画直接组合法, 增添笔画法, 符号组合法, 符号, 会意, 形声
	李家祥	象形, 会意, 形声, 转注, 假借, 会意兼形声
	詹董鑫	象形, 指示, 象事, 会意, 形声, 变体
	孙化龙	象形, 指示, 会意, 形声, 假借, 记号
三书	唐兰	象形, 象意, 形声
新三书	陈梦家	象形, 假借, 形声
	裘锡圭	表意, 假借, 形声
	张世禄	写实法, 象征法, 标音法
	赵诚	形义字 / 表意, 音义字 / 含假借, 形声字
	刘又辛	表形 / 象形 + 指事 + 会意, 假借, 形声
	林澧	以形表义 / 表义字, 借形记音 / 记音字, 兼及音义 / 形声字
	卜伟光	形象, 形音, 形意
七书	龙宇纯	纯粹表形, 纯粹表意, 纯粹表音, 兼表形意, 兼表形音, 兼表音意, 纯粹约定
	高亨	传统六书外加注: 复体字 / 会意兼象形, 会意兼形声, 形声兼象形
	王凤阳	象物, 象事, 象意, 标示, 形声, 会意, 假借
二书	王力	表意字, 形声字
八书	任学良	传统六书加上: 比喻造字法。字中两个构字成分之间在词义上有比喻关系。白齿 综合造字法。用两种或更多种方法造一个字。
五书	王元鹿	指事, 象形, 会意, 形声, 假借
	朱振家	象物, 象事, 象意, 假借, 形声
四书	戴君仁	形表法, 义表法, 形义兼表法, 取音法
	张玉金	表意法, 表音法, 音义法, 记号法
汉字 构形学	王宁	全功能零合成, 标形合成, 会形合成, 形义合成, 会议合成, 标义 合成, 形音合成, 义音合成, 无音综合合成, 有音综合合成



## 主要参考书目

-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4，台北
-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上海
- 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中华书局，2003，北京
- 张春兴，教育心理学，台湾东华书局，2005，台北
- 张必隐，彭冉龄，认知心理学，台湾东华书局，2005，台北
- ASTOLFI Jean-Pierre, “*Les styles cognitifs des individus*”, *L'école pour apprendre*, ESF, 1992
- BELLASSEN Joël, *Méthode d'initiation à la langue et écriture chinoise* 汉语语言文字启蒙, *La Compagnie, 1989, Paris*
- DORTIER Jean-François, 2002, *Le cerveau et la pensée*, Sciences Humaines